

道德與文章

張秀亞

永懷于斌樞機

偉大的宗教家、愛國者于斌樞機主教逝世已將二週年了，商得本刊主編同意，將這篇小文發表在這裏，略表我的悼念之意。

凡是聽到過于斌樞機的講演與讀過他詩文的人，都會發現他是悲天憫人的宗教家、深刻睿智的哲學家、更是天才絕高的著作家（他雖很少寫作，但每篇講詞底稿，都堪稱形式與內容優美感人的煌煌巨製）。

記得民國五十年七月二十日，樞機主教曾在台中市對參加學術年會的數百青年，發表演說。全省的許多位記者，也都坐在那裏靜聆，有一家大報的記者，第二天寫了一篇很詳盡的報導，其中有幾句話是：

「于斌總主教（當時還未升任樞機），有充沛的精力與深厚的情感，且有着扣人心弦的言詞，……他的講演有極大的感召力……。」

另外，更有一位記者說：

「總主教的言詞，一經記錄下來，無需修飾，自成段落，是一篇結構謹嚴，精彩絕倫的好文

章……。」

樞機主教因為精研中外哲學，兼及美學，他對文學與藝術，也有極其卓越的見解，稱得起是一位有卓見深識的文藝理論家，固不僅是個文章家與詩人。

他對文藝的主張，可於民國四十三年四月七日在中國文藝協會的演講詞中可看出，演講題目是：

「有關文藝的幾個基本問題」。

那是一篇相當長，且極動人的精關演說。

在那次的講演中，樞機先說明文藝的目的，他說，文藝作品是以美為手段，而以人生為目的：

「藝術直接表現的是美。藝術家的作品，無論是文學、雕刻、繪畫、音樂，要大家讀過，看過、聽過以後，有一種愉快的感覺，這種藝術才有價值，假使讀了、看了、聽了以後，不發生任何興趣，任何情感，就是失敗了，這種作品，也就不合乎藝術的標準，不應當放在藝術之列。」樞機更接着說：

「文化界的理想是真善美聖，假使藝術作品只把美表現出來，就視為了不起的東西，美就成為它唯一的目的，真善美聖有什麼關係，則乾脆不講，——如以前歐洲一部分藝術家所謂的為藝術而藝術……。」

「美，只是藝術直接的目的，還有間接的真、善、聖。若說藝術只發揮美感，許多糾紛就來了，所以今天我們首先要弄明白，美感本身，究竟是目的還是手段？假設美感是人生旅途中的目的，那藝術只要能引起人的美感就完了，不然，就得負責任。」

說到這裏，樞機以極有力的言詞，指陳出為藝術而藝術說法的不當：

「一件藝術品放在家裏，不拿給人看，沒有關係，要是公諸社會，就要連帶考慮它所發生的後果，——繪畫，尤其是文章，是最容易感動人心的，假如你說的理論，描繪的實況，顛倒秩序，破壞倫常，毀滅文化，而因為你描寫得很好，描繪得高明，使人尤其是青年人，看到以後，想入非非，促使他走入歧途，從事無產階級的革命，做出無法無天的，喪心病狂的事，弄得人心浮



于斌樞機主教的照相

動，社會騷亂，你說你沒有罪嗎？」
 這一段言詞，實足以振聳啟聵，發人深省，本來，自從法國文壇上浪漫主義的先驅戈提耶首倡那種論調：「詩有什麼用處？它的美就是它的用處」以後，影響藝文壇甚大。許多人誤以為除了「美」以外，我們不應再向藝術要求其他的東西，實際上，這只是一種皮相之論，文學藝術的真正目的——也就是它的功用之所在，樞機主教已在這篇演詞中向我們指陳出來了：

「文章於表現美感而外，……並要思想正確

，闡揚真理，引起人崇高的情操。」
 細味樞機的言詞，文藝要闡揚真理，引起人崇高的情操，也就是要表現「真」與「善」及「聖」——也就是發揮人性中的光輝，寫出人類所共有的特質——人性中的高貴處，如此，文章以及一切的藝術品，才能為全人類所普遍接受，共同欣賞。不論它是出自我國或希臘、羅馬大家的手筆，必能為世人所熱愛，因為它在內容上已寫出了全人類所同具的心性所以能為一切人所了解，因為其內容所表現的可以說是一種共同的情操，而成為每人心靈所最易了解的「靈魂的徵語」。能够做到這一步，作品才可以說是攀登了藝術的頂峯，而表現出一種崇高的美——真正的美，非徒具美的形式而已，這也就是樞機所說的崇高的情操的美。

在那篇演說中，樞機更主張：藝術離不開道德，離不開宗教，在這世紀末的一片喧囂聲中，確是發人深省的暮鼓晨鐘。

樞機說：「說到藝術與道德的關係，一方面是消極的，一方面是積極的。消極的是不要破壞道德，積極的是促進道德。」

「藝術本身不是目的，是一種高尚的手段，為改善人生，充實人生，使人生更優美，更高尚。藝術是手段，人生才是目的，為藝術而藝術，不管人生，是以手段當目的，這個錯誤是很大的。」這真是千古不易之論。

得到這樣神聖的啟示，一些藝術家自然應該知道今後努力的方向了，他們實應以筆、以色彩、以音符、以刻刀去盡力描繪人性中的那向上的，美麗的，光明的一面，如何戰勝了那墮落的，醜惡的，黑暗的一面，終於善的美的憧憬，激發了人類的良好意志，而在生活中達到了理想的境界——這實在是每個藝術家不可忽略的責任。

樞機更說：「一篇文章，一首詩，一曲音樂，一幅繪畫，促使許多人為正義奮鬥、犧牲，形成磊落光明的事蹟。這種偉大的文學家、詩人、音樂家、藝術家，實在是時代的寵兒，大家禮敬的對象。」

「一曲音樂，演奏起來，使得不懂音樂的人聽了它而精神奮發，發生堅強向上的思想，這種貢獻不能拿數字計算，而是無量的，藝術的作品，使人讀着，見着，聽着，特殊奮發，而接受真理，尊重道德，發揚新的精神，這個藝術家便是國家的藝術家，世界的藝術家，我們做藝術家就要做這樣的藝術家。」

在這篇演說的最後一段中，樞機更談到藝術與宗教的關係，他不同意蔡子民先生以美育代宗

教的說法：

「才民先生有一篇文章，題為『美育代宗教』，才民先生在德國是研究哲學美學的。我也研究過美學，但沒有成就。美學的原則，是一種哲學的思想；美的欣賞，則是一種心理。溶於美的環境裏，使人飄飄然如醉如痴，在這一環境裏，沒有利害思想，貪欲思想，如看晚霞行雲，又如置身海洋，心中浮現着無窮的愉快。在這個時候，沒有患得患失的心理。……美感把人的情操提高，一切自私自利，爭權奪利的思想也一筆勾消了。心理一片清朗，天真爛漫，無怪乎蔡先生說，美育可以代替宗教。」

「宗教提高人類的心志，為人類服務，為社會進步犧牲，洗滌自私自利的心理，建立愛人助人的德性，欣賞良辰美景，啓發與宗教一樣的情操。能有美感，不必要宗教，美育可以代替宗教，這是才民先生的經驗之談，但經驗，不是一般化的，是一個人一時的感覺，有因人不同，因時因地不同。同樣的良辰美景，蔡先生感到羽化而登仙。趕牛車的呢，他看你如痴的態度，說你發瘋，趕着牛車走了。你的情感，他沒有，所以同一美景，因人而感想不一。又這種美感，偶一而已，暫時的，不是永久的，在座各位，那一個，每天每一小時，都有美感？這是不可能的，誰也不相信。可是宗教的情形不同了，敬天愛人的觀念，不一定是對造物的關係，每天二十四小時，乃至一分鐘一秒鐘都存在的，就是說與天主的關係，非常密切，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分開。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一天二十四小時，再一天二十四小時，一直下去，到死為止，死了，不過把肉體埋在地下，精神仍舊存在。這個說明我們同神，即人同造物主，是每天整個二十四小時都息息攸關。正如兒子不能一分鐘、一秒鐘離開爹、離媽一樣，兒子能說一分鐘、一秒鐘與爹媽斷絕關係，說這一分鐘、這一秒鐘，不是我的爹、我的媽嗎？宗教沒有時間的問題，又宗教沒有空間的問題。美感呢，不會那樣的繼續存在，普遍存在。偶感怎能代替宗教？

「不但如此，宗教修身養性，犧牲愛人，取消你利害的計較，自私自利的觀念。這一點在人生表現固然重要，但在宗教講，是後果，不是原因。」

「有人說，宗教是迷信，這是錯覺。宗教是接受真理，破除迷信，打倒偶像，真理的本身，就是道德——天主。」

「宗教對於人生道德，發生這樣的影響，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對於神的崇拜取消，對於神的命令不服從，怎麼可以呢！」

「美術與宗教，怎麼樣呢？相得益彰，你看羅馬大教堂，有偉大的建築，精緻的雕刻，堂宇宏大，佈置莊嚴，主教們輝煌燦爛的禮服與音樂配合，置身其間，心境清爽得無一點塵埃，頗有身在此間『羽化而登仙』的感覺。許多不信教的朋友參加大典時，覺得身在人間而彷彿不是人間，別有天地，別有心思在心頭。在這個時候，感覺宇宙偉大，人生渺小，天地間的諧和同人的美。這種聖境，是藝術感覺，而加上宗教的情操。」

「這一番議論真是透澈極了，完全駁倒了蔡子民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錯誤說法，而為藝術與宗教的關係作一確切說明。」

我們知道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不論他的藝術是屬於那一個流派，而在心理上，他必定得是個理想家，他生於平凡之中，却不甘於凡庸，生於憂苦之中，而不甘永陷於悲苦，他永遠在追慕，在企望，在尋覓，企圖使人類脫離痛苦的水火之中，而登於平和愉快之境。向着那一片理想中的妙境，他彈奏着心靈的金琴，唱出了讚美之歌。世間因為有了他們——有了這樣的藝術家，人類的精神才得提高。生活才得美化。宗教家的理想是建天國於地上，而藝術家是要以自己的筆、汗，以及淚重造一個充滿了愛與光的和煦人間，至此，我們當可領悟出藝術的極致與宗教的極致乃是一個，二者間的關係甚為密切，但這番道理不經樞機主教的剖析，我們常是不易領會的。」

歸納樞機對文學藝術的看法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鏗而不捨，終身追尋的，不是藝術的本身，而是生活——理想生活的最高境界，如此，他乃將藝術的範疇突破，而與道德的範疇、宗教的範疇合而為一。

樞機是一個有真知灼見的文藝理論家，言人之所未言，發人之所未發，抉幽探微，為從事藝術文學的人指示一條坦途，這一方面也是由於他的才高識廣，一方面也是由於他本身也是一位卓越的文章家，詩人，所以娓娓道來，極中肯綮，使人在曠服之餘，而知所取法。」

樞機平時很少寫文章，但他偶爾寫一封短箋，幾行記事，莫不雅健醇厚。下面引述的幾封信文，不但可與近代名儒的書札媲美，而詞旨淵深，格調高古，如今他當年的很多友好、學生收藏有他的函札，相信凡是讀到的人，大概沒有不深受感動而努力奮進的吧。

三十二年十月十日致其弟及弟妹書

弟弟、弟妹同覽，

今天是你們在主前宣誓終身永愛的佳期，又欣逢國慶及 蔣主席就職大典，真是三喜臨門，使海外終日為國奔忙的我，非常的興奮和快慰。今天的彌撒是在美國獨立宣言的發出地——費城救世主中國聖堂裏舉行的，為祖國及 蔣主席祈禱而外，當然也沒忘你們的大事——婚配典禮，我知道你們一切從簡，國難期間應該如此，不過婚配聖事本身是非常隆重的，外面的熱鬧或樸質毫無關係……。

三十三年二月一日寄弟及弟妹書：

弟弟、弟妹，

你們的聖誕來信已收到，感謝天主，你們都極平安。……有教育的，模範的公教家庭，不只相愛，還要相敬。……你們此後更應該熱心宗教生活，並多研究聖經道理。前者我了解你們是一對天主喜愛的孩子，對宗教生活向知注重；後者你們應多利用閒暇，

加意研究。

委座（指 蔣委員長）夫婦每日看聖經，可為你們的楷模。……弟弟讀書，宜加選擇，有害正確思想之讀物，萬不可過目。聖賢書，大政治家之經驗談，學人之筆記，尤其我教之經史……最能啟發智慧，促人進德，應當涉獵或細讀……。

三十五年二月九日致弟妹函：

秀弟妹，

自華北返京，數接爾等來函，多謝。東北多難，吾人只有善加努力，以培養復興實力。據傳吾叔水濤公（即黎弟之父），逝世已一年，惟吾人敢向黎弟言耳。祖母遭此傷痛，存歿難知，所幸此世非吾等家鄉，而天堂信者尚可團圓耳。

同年四月二十九日寄弟（至其任所）書：

弟弟：

月來忽淪忽京，又屢往上海，今又自蕪湖返，蔡寧總主教亦於今晚到京。公而忘私，屢接弟函而未一復，盼諒。老叔叔在東北故鄉遇害，兄早已得報，唯未敢置信。直迄吾弟去平後，始確知水濤公蒙難，傷痛之情，彼此相等，只有哀禱上主，早賜安所耳。年邁之祖母，遭此意外，其所以堪。我兄弟獻身救國傳教工作，忠孝不克兩全矣。

因限於篇幅，無法引述更多，而由此斷篇零楮，讀者可以知道樞機的文筆是多麼樸茂感人，

筆力之過，用字之簡，意境之深，皆值得仔細涵泳取法，而字字不離聖道，句句教人忠愛國族，殷殷以聖道廣揚，國家復興為念，雖是致弟、妹之家書，而亦等於聖訓。

更要向讀者推介的，是樞機的詩篇。

樞機平時忙於傳教，以及救國救世的工作，並無意為詩，更無暇為詩，但偶一為之，莫不風骨峻上，其偶爾即席口占，或操筆立成之篇，多皆以古體綴成，不講求嚴格的韻律，而皆詞采清華，大氣磅礴，今抄錄數首，以供同賞：

五十年基督蒙難週，於山仔后修院作

主徒會避靜

主徒修院陽明山，
默思主難避（避靜也，即教會之閉門默禱功夫）此間。
無玷聖母道傍立，
如鏡明月天際懸。

萬籟無聲靜致遠，
舉世多難痛失眠。
苦盡甘來否極泰，
因主復活幸福全。

無玷聖母像於道傍塑立，如鏡明月天際高懸，寫空明之景含孺慕之情，極醒豁，亦極深邃。
五十年六月十四日於陽明山作之

題詠第一寶館

陽明賓館扶桑屋（以其爲日式建築也），

空氣清新流水殊。

花園魚池映羣翠，

涼爽恬靜宜愼獨。

此詩格高氣清，神韻天然，讀之令人俗念全消

五十年四月二十六日訪狄隆主教

教：

訪友車穿百重山，
蘭陽平原別洞天。

斯人斯疾痛默對，

主樂人靈獻全瘡。

佈道沙市恩澤遍（狄隆主教四、五十年前曾傳教於長沙）。

寶島宜勤耀典範。

又同年六月廿五日悼狄隆主教：

含笑忍痛始終一，

殉道殉職兩榮集。

百折不撓中華戀，

天上勿忘返隆期。

二詩蒼涼沉鬱，聲和而悲，令人感動、嘆賞。

四十八年總主教訪韓，韓中協會以盛會歡迎，

卽席樞機賦詩：

其一

中韓接壤兄弟邦，

文教互通紀檀黃。

赤禍交困同舟濟，

再接再厲暗轉光。

其二

春光明媚花草香，

多士濟濟樂稱觴。

親仁善鄰遵古訓，

舊邦維新大風揚。

這兩首詩真可說是色雅音和，氣恬韻穆

更如壽王潤生先生六三生日詩：

羨兄致仕一身輕，

愧我勞心復勞形。

祈禱上蒼增福壽，

樂才輔國慶中興。

爲壽莫柳忱院長七秩晉九頌詞並序

今年農曆三月十日，爲柳老七秩晉九大慶，斯

日柳老辭壽辦公，節約惜時，樹立從公楷模，

爰不揣固陋，敬

次賤辰柳老惠詩原韻：

維嶽降神，鄉國之英，憶昔識面，羅馬聖京，

乍親渠範，同詣教廷，外患日亟，同赴金陵，

遭逢喪亂，閱歷慶興，人如叔度，壽比老彭，

持躬誠恪，爲政廉明，敷歷中外，巍然干城，

今值攬揆，勳耀丹青，五福具備，永葆修名。

祝頌文章，原是易寫而難工，樞機此二詩頌

寫來，却是綿密深遠，氣象博大，印證出風格即

人格的名言。

作者附言：此文原完成於民國五十年八月，

是以文中所錄，僅限於民國五十年八月前樞機的

詩文及講詞，實際上，樞機主教的最感人的篇章

，更有他於其生平最敬愛的先總統 蔣公崩逝後

，親撰的那些篇悼念的詩文，充滿了崇敬、感佩

與懷恩。容日再另撰專文介紹。樞機詩文的特點

是詞旨敦厚，格調高亢，潛心味索，不難發現其

文章之矩矱，更可懷其宗教家、教育家聖賢之心

腸。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

本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

○，即可收到書刊。



本文作者張秀亞女士，現任輔仁大學研究所教授。